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  
第八十二回 童寄姐喪婢經官 劉振白失銀走妾

為人知足，夢穩神清。無煩惱，菜根多味；少爭竟，茅屋安寧。直睡到三竿紅日，與世無營。口貪心攫搏如鷹，谿壑難盈。四十金，肚腸無厭；一夾棍，神鬼多靈。子拐妾奔仍賣屋，三十才丁。

——右調《兩同心》

狄希陳跟了投文，將狀查在桌上，跪在丹墀，聽候逐個點名發放。點到狄希陳跟前，察院看那狀上寫道：

告狀人狄希陳，年三十一歲，山東人，告為朋詐事：陳在京候選，有十四歲使女，因嗔不與伊更換夏衣，於本月十二日暗縊身死。惡鄰劉芳名，欺陳異鄉孤弱，詐銀四十兩，唆使使女父韓蘆等詐銀二十五兩，抬材人詐銀八兩。貪心無厭，唆韓蘆單告陳妾童氏，希再詐財。伏乞察院老爺詳狀施行。

察院看了狀，道：「你這是訴狀，准了，出去。」狄希陳准出狀去，單完對惠希仁道：「虧了咱哥兒兩個都沒敢難為狄爺，原來是工部相爺的表兄！」惠希仁道：「原來如此！前日表兄陸好善往蘆溝橋上送的，就是狄爺的夫人狄奶奶麼？」狄希陳道：「那就是房下。原來陸長班是惠爺的表兄哩？」惠希仁道：「相爺合察院爺是同門同年，察院爺沒曾散館的時節，沒有一日不在一處的。就是如今也時常往來，書柬沒有兩三日不來往的。這事怎麼不則相爺要個字兒？」狄希陳道：「我料著也是有理沒帳的事，又去攪擾一番？合他見見罷了。」惠希仁道：「察院爺凡事雖甚精明，倒也從來沒有屈了官司事；但只有個字兒恃著，穩當些。狄爺，你回家合童奶奶商議，沒有多多了的。我們等訴狀票子出來，再合狄爺說去。」大家作別走散。

正好陸好善從廟上替相主事買了十二個椅墊，僱了一個人抗了走來，撞見惠希仁、單完兩個，作揖敘了寒溫。惠希仁問道：「相爺有一位表兄狄希陳，是麼？」陸好善道：「果是至親。賢弟，你怎麼認的？」惠希仁道：「有件事在我們察院裡，正是我合單老哥的首尾。因看相爺合哥的分上，絕沒敢難為他，憑他送了我們十來兩銀子，俺爭也沒敢爭。剛才攪擾著他遞過訴狀去了。」陸好善道：「甚麼事情？我通沒聽見說，就是相爺也沒見提起。嗔道這們幾日通沒見住宅裡去。為的是甚麼事兒？」惠希仁道：「家裡弔殺了個丫頭，那丫頭的老子告著哩。」陸好善道：「沒要緊的！既是弔殺了個丫頭，悄悄的追點子甚麼給他娘老子罷了，叫他告甚麼！」惠希仁道：「追點子甚麼！詐了八九十兩銀子了，還告狀哩！」陸好善道：「這事情管有人挑唆？」惠希仁道：「哥就神猜！可不是個緊鄰劉芳名唆的怎麼！詐了四十兩銀還不足哩！」陸好善道：「再有這人沒良心！你只被他欺負下來了，他待有個收煞哩！」說完，拱手散去。

到了相主事宅內，相主事正陪客待茶。送出客去回來，陸好善交了椅墊，相主事道：「從正月裡叫你買幾個椅墊子使，這待中五月了，還坐著這杭杭子做甚麼？拿到後邊去罷。」陸好善道：「狄大爺這向沒來麼？」相主事道：「正是呢。他這們幾日通沒到宅裡，有甚麼事麼？」陸好善道：「爺沒聞的呀？小的風聞得一似弔殺了個丫頭，被丫頭的老子在南城察院裡告著哩！」相主事道：「我通不曉的。這也古怪，為甚麼倒瞞著我呢？」相主事回到宅裡，對著父母道：「怪道狄大哥這們幾日不來，原來家裡弔殺了個丫頭，叫人詐了許多銀子，還被丫頭的老子告在南城察院裡。」相棟宇道：「你看這不是怪孩子！有事可該來商議，怎麼越發不上門了！」相大姑子道：「他的小兒識，我知道，家裡遭著這們個母大蟲，為受不的躲到這裡，聽說尋的這個，在那一個的頭上壘窩兒。他家沒有第二個丫頭，就是小珍珠，情管不知有甚麼撕挽帳，家反宅亂的把個丫頭弔殺了，怕咱笑話他，沒敢對咱說。這不是傻孩子，有瞞得人的？快使人請了他來，去！」相主事即時差了相旺前去，正見狄希陳遞了訴狀，正從南城來家，走的通身是汗，坐著吃冰拔的窩兒白酒。童奶奶合調羹沒顏落色的坐著，寄姐在旁裡也谷都著嘴奶小京哥。

童奶奶見了相旺，問相太太、大爺、大奶奶安，相旺也回問了起居，又道：「太爺太太問狄大爺這向甚麼事忙，通沒到宅裡？請就過去說甚麼哩。」狄希陳道：「這向有件小事，窮忙沒得去。你多拜上太爺、太太合你爺，我過兩日，就到那裡。」相旺道：「太爺合俺爺聽見狄大爺有點事兒，才叫我來請狄大爺快著過去，趁早兒商議哩。」狄希陳道：「你爺知道我有點甚麼事兒，叫你請我？」相旺道：「知道狄大爺家弔殺了丫頭，叫他老子告著哩。」狄希陳道：「你爺這也就是鑽天！我沒工夫合他說去，他從那裡就知道了？」

童奶奶道：「這天熱，旺官兒，你也到前頭廳上脫了衣裳，吃碗冰拔白酒，涼快會子，可合你狄大爺同走。」待了一會，打發相旺吃了酒飯；因他是好爭嘴的人，敬意買的點心熟食，讓他飽餐。吃畢，同狄希陳到了相主事宅內，見了母舅姑子合相主事已畢，你問我對，說了前後始末根由，不必再為詳敘。

相主事道：「李年兄合我極厚的同年，不問我要個字兒給他，冒冒失失的就合人打官司，這事當頭的哩！」留狄希陳吃午飯，許過臨審的先一日與他出書。狄希陳辭了回家，說知所以。

寄姐那幾日雖然嘴裡挺硬，心裡也十分害怕。一個女人被人獨名告著，拿出見官，強著說，破著捱一撻，捱一百攛，捱二百攛，那瑩白嫩嫩的細指頭，使那大粗的檀木棍子，用繩子殺將攏來，使木板子東一下，西一下，攛這一二百下子，說不怕，畢竟是咬牙瞪眼的瞎話！聽見相主事要出書與察院，口裡支著架子，說：「有理的帳，我希罕他的那書麼？」不由的鼻子揷呀揷的，嘴裂呀裂的，心裡喜歡，口裡止不住只是待笑。倒是童奶奶說道：「你胡說甚麼哩！你求也沒求他求，他請將你去，要給你出書，你不希罕他！你要不是至親，你不得一百兩銀，你尋的出這分上來麼？」寄姐方才回嗔作喜，說道：「我說是這們說，誰就當真的說不希罕來？」調羹道：「我是這們個直性子，希罕就說希罕，不是這們心口不一的。」

再說惠希仁、單完次日領出狄希陳訴狀的票來，上面首名就是劉振白，其次才是韓蘆、韓輝、戴氏這一班人。先到狄希陳家與狄希陳票子看了，二人分頭去拿一千人犯。都已叫齊，伺候投文聽審。

再說劉振白從那日起更天氣被單完送到鋪裡，原來城上的差人走到本管地方，那些鋪裡的總甲火夫，就是小鬼見了閻羅大王，也沒有這等怕懼。只因單完吩咐了一聲，說道：「要緊人犯，好生看守，走了不當頑耍！」所以這鋪裡總甲，吩咐花子們，把這劉振白短短的一根鐵索，一頭扣在脖項，一頭鎖在個大大的石墩；又怕他使手擰開逃走了開去，將手也使鐵靠子靠住，絲毫不能動轉。四月將盡的天氣，正是那乾蚤臭蟲盛行的時候，不免的供備這些東西的食用。在鋪裡鎖到次日，不見家中有一個人出頭，只得央了一個坐鋪的花子到家裡說知。

誰知這劉振白不止在那親戚朋友街坊鄰捨身上嘴尖舌薄，作歹使低，人人痛恨；就在自己老婆兒子身上，沒有一點情義，都是那人乾不的來的刻薄營生。那日晚上，家中止知他在自己門口探望狄家的動靜，等了更許，不見他進去。他兒子劉敏出來打聽，只見門是開的，父親劉振白不知去向。次日早晨，方知被差人弔在鋪裡。劉敏跑到那裡，看見劉振白象獼猴拔橛一樣，鎖在一塊石上。劉敏問道：「這是為何被人弔在鋪裡？」劉振白道：「你看！昨日我見狄家的小廝使手勢，把差人支到外頭，遞了話進來，狄家送了一兩銀子，爭也沒爭就罷了。我道他一定有話說，後晌必定偷來講話。我說我等著他。到起鼓以後，果不然兩個差人來了，叫我撞個滿懷。他老羞成怒的，倒把我拴在鋪裡，這不好笑？你到家快送飯我吃，再弄點子甚麼給這鋪裡人，好央他鬆放我鬆放兒。」劉敏應允回家。

這劉敏原來是劉振白嫡妻所生，年二十三歲，素性原不是個成材。又兼劉振白那喬腔歪性，只知道自己，餘外也不曉得有甚麼父母妻子，動不起生極實砸，逐日盡是不缺。要說甚麼衣服飲食之類，十分沒有一二分到的妻子身上。後來又搭識了個來歷不明的歪婦，做了七大八小。新來乍到，這劉振白「餓眼見了瓜皮，就當一景」，掀上撥下，把嫡妻越發不希罕了。

這嫡妻一來也是命限該盡，往日恁般折挫，偏不生氣害病；晦氣將到身上，偏偏的生起氣來。誰知這世上倒是甚麼槍刀棍棒來

到身上，躲得過更好；躲不過，捱他下子，到還也不致傷人。原來這言不的語不得的暗氣，比那槍刀棍棒萬分利害。所以周瑜頂天立地，官拜大都督，掌管千百萬狼虎雄兵，禁不得孔明三場大氣，氣得個身長九尺，腰六十圍的身軀，直挺挺的躺在那頭大尾小四方木頭匣內。這劉振白的長夫人，一個混帳老婆而已，能有多大氣候？禁不起幾場屈氣，也就跟了周都督往陰司去了。

這劉敏雖生在這寡恩少義的老子手內，有一個知疼著熱的親娘，母子二人相偎相靠，你惜我憐，還好過得日子。自從母親病死，那十來歲的孩子，自己會得甚麼料理，還虧不盡有個外婆娘舅勉強照管，不致墮折身死，長成了個大人。

這劉振白素性是個狼心狗肺的人，與人也沒有久長好的，占護的那個婆娘不過香亮了幾日，漸漸的也就作踐起來，打罵有餘，衣食不足。是你正經的妻子，他沒奈何，任了命受你折磨罷了。這等放野鴉鴿的東西，他原是圖你的好，跟了你來，你這們待他，他豈有忠心待你？所以也是離心離德的，只恨牢籠之內，無計脫身。

劉敏從鋪裡出來，心裡想道：「父子之恩，不該斷絕。只是父親不慈，致我親娘氣死，又把我不以為子，如今趁他吊在鋪裡，不如把他詐來的四十兩銀子拿了，逃到外州遠府，自苦自掙，且教他老光棍過自在日子！」主意已定，回家說道：「父親從昨日後晌被差人吊在南城第三鋪內，至今不曾吃飯，叫姨娘快些做了飯，再拿五錢銀子，著姨娘自己送去，著我在家快些寫狀趕察院晚堂投上，好救父親出來。」

那婆娘信以為真，即忙做的老米乾飯，煎的豆腐，炒的白菜，都使盆罐盛了；又將那四十兩內稱了五錢銀，一同拿到鋪內。劉振白道：「怎麼劉敏不來，你自己來到這裡？」回說：「他在家裡寫狀，要趕察院晚堂投遞，救你出鋪哩！」劉振白還道當真，心裡也還喜了一喜。吃完飯，把五錢銀子發與了鋪裡的眾人。那婆娘回到家門，只見街門使鐵鎖鎖住，只道劉敏出外做甚，可以就回，單單的提了盆罐，站著呆等。等不見來，站得兩腿酸疼，那見有甚麼劉敏的蹤影！等了個不耐心煩，問對門開肥皂鋪的尼■旦道：「你老人家沒見俺家大相公往那裡去了？」尼■旦回說：「我見他背著個褥套，抗著把傘，忙忙的往東去了。我見他走的忙，也沒問他那去。」那婆娘心裡有些著忙，端開門，只見鑰匙丟在門內。進到家中，見箱櫃翻成一堆，四十兩銀子沒了影響，被褥鋪蓋，道袍兩傘，俱已無存。知是劉敏用計拐去，慌得還回鋪裡，對劉振白說知所以。

劉振白是甚麼主兒？聽見，帶著鎖，抱著石墩子，離地跳有三尺高，怪罵：「蹄子歪辣骨奴才！臭淫婦！沒廉恥！來我跟前獻勤，不在家裡看守著，被他拐的財物走了！我好不容易掙的東西！這坐鋪是怎麼來？明日見官，吉凶還不可保，你就輕意貼了你孤老！臭淫婦！還不快著遙地裡尋去，還夾著臭扶站著哩！你要尋不著他，你就不消見我，你也就跟了你娘的漢子去罷！還合你過甚麼日子！」

那婆娘身子一邊往家走，心裡想道：「這劉敏又沒個老婆係戀，老子又沒點恩義在他身上，吃碗飯還罵的狗血噴了頭，這是不消說。拿著銀子跑了，他倒脫了虎口，過他好日子去了。這海大的京城，八十條大街，七千多衙衛，叫我那裡尋他？尋他不著，待老砍頭的出來，我也斷是活不成的！」再三尋思，沒有別法，三十六計，走為上策。「我認識的也還有人，那裡過不的日子，戀著這沒情義老狗攬的！」回到家，把幾件銀簪銀棒，幾件布絹衣裳，弔數黃錢，捲了捲，夾在胳膊窩裡，仍舊鎖上大門，腳下騰空，不知去向。

惠希仁兩個齊完了訴狀的人同狄希陳劉振白先走，寄姐坐著兩人轎子，童奶奶合他娘家親戚鄰舍人陪著。相主事也差了相旺到察院前看打官司。待的不多一會，察院打點開門，狄希陳一干犯證跟進投文，差人搭上票子，旁邊書辦，一點點過名去。點到童氏跟前，有只《黃鶯兒》，單道童氏的模樣：

之子好紅顏，翠眉峰，柳葉彎。烏綾帕罩雲鬢暗。春纖筍鮮，金蓮藕尖，輕盈盈移步公堂畔。怕多般，呼名嬌應，喘息布青衫。

察院將一千人犯個個點過名去，見一人不少，本等原是爽快人物，又因接了相同年的來書，也不等掛牌，也不拘晚堂聽審，頭一個叫劉芳名，問道：「童氏的丫頭，是因甚死的？」劉芳名道：「小的是他緊鄰，早晚只聽見童氏打那丫頭。四月十二日，見他家買進棺材去，待了一會，裝上，抬了出來葬埋。丫頭的父母到童氏家哭叫，童氏著人叫過小的去勸他散了，所以告狀牽上小的作證。」察院問道：「你是童氏的左鄰，還是右鄰？」劉芳名道：「小的是右鄰。」察院道：「為甚不告兩鄰作證，止告你一人？」劉芳名沒得說。察院道：「下邊跪。」叫：「韓蘆，你有甚說？」韓蘆道：「小的女兒，實與狄希陳為義女，今年十六歲了。狄希陳因女兒生有姿色，日逐求奸，小的女兒貞烈不從。這狄希陳的妻童氏，恨他不從，日夜毆打，活活把小的女兒打死，不令小的知道，屍首都不知下落了。」察院道：「他去奸你女兒，你女兒不從，做婦人的倒不喜他，倒打死他？既是女兒被他打死，你且不告官，你且詐財？」韓蘆：「小的聽見女兒被他打死，同了妻去看，沒見屍首，小的兩口子哭了一場，回家告狀，並不敢詐錢。說小的詐財，誰是證見？」察院道：「奴才！還敢強嘴！你是十五兩，你的妻戴氏十兩，你帶去的三個男子，四個婦人，每人一兩。劉芳名親手交付與你。劉芳名證得這等明白，你還抵賴！取夾棍上來！」韓蘆道：「小的實說，實有這銀子。他人命行財，小的收了他銀子，才好告狀。小的原封未動，見放在家裡。」

察院吩咐：「且饒你夾，下邊跪！」叫劉芳名上來：「你這奴才，這等可惡！人家的丫頭死了，你欺生詐他四十兩銀，還與挑事，叫他的父母到跟前，又共詐銀三十二兩，還又唆他告狀，叫他單告一個婦人，好大家詐他的錢！」劉芳名道：「小的詐他一個錢，滴了眼珠子，死絕一家人口！小的也沒叫他父母告狀，他父母也沒有詐他的錢。只因狄希陳叫小的到跟前勸了他勸，故此告上小的作證。」察院道：「奴才強辯！韓蘆自己招得分明，你還抵賴！夾起來！」

兩邊皂隸狼虎一般跑將上來，採將下去，鷹拿寒雀一般，不由分說，套上夾棍，十二名皂隸兩邊背起，把個劉芳名恨不得把他娘養漢爹做賊的事情都要說將出來。遂把那起先詐銀四十兩，見狄希陳軟弱可欺，恨恨詐得銀子不多，隨心生一計，叫了他父母來，詐了他銀子三十二兩，他父母謝了他五兩。又教他告狀，若告上男子，因老爺每次狀上婦女免拘，不拘婦女，不能多詐銀子，所以單告一個女人，叫他無可釋脫：這是實情。

察院一一寫了口詞，放了夾棍，叫上韓蘆同劉芳名，每人三十個頭號大板；又叫上應士前、應向才、韓輝，每人十五。又叫童氏上去發放道：「怎麼一個丫頭，你凌逼他叫他吊死？這等悍惡可惡！拿拶子拶起！」唬的童氏那平日間的硬嘴不知往那裡去了，口裡不叫老爺，只叫：「親媽救我！」察院也明白是唬他一唬，說道：「本等該拶，還該一百敲，姑且饒你！」吩咐：「狄希陳、童氏開釋寧家；劉芳名、韓蘆、韓輝、應士前、應向才帶到南城兵馬司，聽票追贓；其餘的婦人四口，姑放回家，一應紙罪俱免。」原差將一千人犯，帶付南城兵馬司，當官取了收管回話。

兵馬司將一千人都收了監。候至次日早堂，察院行下一張票去，上面寫道：

南城察院為打死人命事，仰南城兵馬司官吏照票事理。即將發去後開犯人韓蘆等嚇詐贓銀，勒限照數追完，依時值糶米，交本城粥廠煮粥賑饑。將追過銀數，糶過米石，限五日內同本廠案收，一同具由報院毋遲。計開：韓蘆夫婦共詐銀二十五兩，劉芳名詐銀四十兩，韓輝詐銀一兩，應士前詐銀一兩，應向才詐銀一兩。又婦人四口，各詐銀一兩，著落各婦親屬名下追。

兵馬司蒙票遵行，將韓蘆等提出追比。韓蘆的二十五兩，用去的不多，除謝了劉芳名五兩，還剩下十八兩銀子在家。戴氏遍向那篋頭修腳的主顧奶奶家，你五錢，我一兩，登時湊足了二十五兩，倒還有幾兩多餘，被兵馬勒了加二的火耗，扯了個直帳。韓輝一班婦女，其銀不多，都已納完，各准討保在外。惟這劉振白兒子拐銀逃走，小老婆又背主私奔，家中再沒有別人，死煞坐在監中呆等，那得有鬼來探頭。三日一比，比了兩限。兵馬道：「你既家下無人，叫人押他出去，討一個的當保人保他出去，叫他自己變產完官。」差人押他到家，街門鎖閉。將門撥開進去，只剩得些破碎衣裳，粗造傢伙。盡數賣了，值不上四五兩銀。住的到自己的幾間房子，也還值五六兩不止，貼了招子出賣。

但這劉振白刁歪低潑，人有偶然撞見他的，若不打個醋炭，便要頭疼腦熱，誰敢合他成得交易？一個姪兒，叫是劉光宇，倒是

順天府學的秀才，劉振白平日待他，即如仇敵一樣，在一個皇親家教書，推了不知，望也不來望他一望。差人押了幾日，尋不出保人，變不出產業，只得帶回見官。兵馬也無可奈何，仍著落原差帶出他來措處。家中留下的破碎物件，日逐賣了來的，只好同差人吃飯，也還不夠，那得攢下上官。差人極了，只得教他將左右對門的鄰舍告在兵馬司裡，強他買房。

劉振白果然遞了狀。及至准出狀來，左鄰就是狄希陳。為狄希陳的事，所以追他的贓，豈可又叫狄希陳買他的房子？況又知道狄希陳是工部相主事的表兄，相主事新經管了街道，正是兵馬的本官上司，兵馬還敢惹他？他的右鄰是個南人，見做中城察院書辦，又是兵馬的親臨上司。對門是個錦衣衛指揮，雖是軍政空閒在家，倒也沒有勢燄，但兵馬司也是不敢惹他的。差人持了官票，連這三家的門上腳影也不敢到，將票繳了。

兵馬怒道：「這等可恨！朦蔽著叫我准出狀去，出票拘人。幸得差人伶俐，暗自銷了原票。萬一將票被他們看見，名字出在票上，差人拘喚，我這官兒，休想還做得成！這分明是做弄我的主意！」將那押了討保的差人，合劉芳名每人十五板，再限五日不完，連原差解院。沒奈遍央了合城的牙子，情願減價成交。「若是懼怯我的素行，不妨當官交價，文契著兵馬用了印，我便歪慳，也沒處使。」

恰好三邊總督提塘報房，一向都是賃房居住，時常搬移，甚是不便。新到的提塘官，是個寧夏中衛的指揮，在總督上遞了呈子，說：「報房一向賃房，搬移不便，歲費房價，零算無幾，總算不賞，合無將曠兵月糧內動支銀兩，於北京相應處所買房一處，修葺堅固，不惟提塘發報得有常居，所費實錢，足當買價，凡係本部院差人進京，即在此房安寓，省又另尋下處，以致洩漏軍機。」

總督深以為然，交了二百兩，准他來京隨便置買。經紀說合，作了五十八兩官價，買做報房。及至立契交價，劉振白再三倒褪，只求打脫。指揮使性不買，說道：「我又不曾短少他的銀子，沒得他的甚麼便宜，為甚麼強買他的？」差人發躁道：「你房子賣不出去，連累我上了比較；幸得有人出了你足心足意的價錢，你又變卦不賣；這明白是支吾調謊，我被你貽累，直到幾時？」帶去司裡回話。

差人將那房子有人出到五十八兩，已是平等足價，他臨期又變卦不賣，這明白是支吾延捱。兵馬著惱，差人押到書房，勒他寫了文契，使了本司的方印鈐蓋，差人交與指揮。那指揮收了文約，兌了五十八兩足色官銀，差了一個家人親到兵馬司當官交到劉振白手內。兵馬兌了他四十四兩贓銀，剩的十四兩交還他自己收去。差人交鋪，暫候聽詳。押到外面，他放聲哭道：「這房若是賣與別人，我要白使他幾兩銀子，這房還要白賴他回來。如今做了總督的官房，只好罷休了！」方知他臨期變卦，原來是這個主意。兵馬將銀糶了米，運到粥廠，回了察院，文書批允釋放。

狄希陳謝了相主事出書贏了官司，又齊整擺了兩席酒，封了兩封各五兩席儀，請惠希仁、單完兩個，謝他衙門照管。

劉振白將剩的十四兩銀子，被原差要了二兩，僱人叫招子找尋逃走的婆娘，又四散訪緝那拐銀的兒子。火上弄冰，不禁幾日，弄得精空，連飯也沒有得吃。氣那四十兩銀買米煮粥，倒叫別人吃去，自卻忍饑。看銀包內還有一錢九分鑿口剩下，抖成一處，買了一張粥票，一日兩餐吃粥。

這劉振白詐了狄希陳四十兩銀，數也不少；若是他父母來打搶，你替他調停勸解，安於無事；就再挑唆他父母，又詐了許多銀去，從此歇手，豈不是心滿意足的營生？卻要貪心無厭，用出毒計，唆他告狀，不知還要詐他多少才罷！誰知天理不容，鬼神不憤；人財兩空，故有盡失；察院夾打，兵馬比限。可見：萬事勸人休計較，一生俱是命安排。